所谓“三书”，指的是第一部分的《治史经验谈》，第二部分的《治史答问》和最后一部分《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经验谈》是作者严耕望对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学者生活修养的总结体悟，《治史答问》每小节对一个与作者本人的研究、生活相关问题的回答，《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包含了作者为先师钱穆所写的传略及作者回忆昔年与钱宾四师的求学交往。

作者对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平实真切的，每条所举例证往往也饶有趣味，学术的研究大体上是没有什么捷径可供走的，扎实的基础加之以适当的天分。虽然笔者笃志与历史的研究，但终归尚未踏入其门，甚是惭愧，第一遍的阅读能对历史研究的基本方略有个大致的理解认识，在实践的体会后，方才真有所学也。

后又重览书中《从师问学六十年》一篇，钱师宾四对作者之教诲，今日读来，感触颇深，部分摘录于下：

**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

**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纵然**

**在近代算是第一流得成就，但在历史上仍然要退居第二流。**

（按：依此观之，则当代岂得复见闻有一流之学者乎，殊可叹欤）

**一个人无论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

**成就。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一切，倘使走来就是小规模的，等到达成**

**这个目标后，便无勇气。一步已成，再走第二步，便吃亏很大！**

（按：宾四言虽过，但犹大体切理，今之持如此之气度者，又何在哉？）

**总之，学问贵会通。若只就画论画，就艺术论艺术，亦如就经论**

**经，就文史论文史，凡所窥见，先自限在一隅，不能有通方之见。**

这些都是宾四恳切、深透的见地，是说给作者的，也是说给我们的。